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二十六回 美嫦娥後寨摸底細 丑姑娘前山立奇功

奚金哥領著陳清秋來到他的房間。這小子一見到了陳小姐，那真是心花怒放，眉開眼笑。「妹妹，高山上每個人提起你來，沒有不佩服的。就是我大哥金翅大鵬蓋世英，對你也是特別的重視。」 「算了，我怎麼沒有感覺呢？重視我，山上什麼事情我知道哇？」

「妹妹，什麼事瞞著你了？」

「不用說別的，珍珠冠在哪放著，我都不知道。」

「珍珠冠哪，起初在八卦井裡放著，現在被我大哥金翅大鵬蓋世英把它轉移了。他現在放在哪，我也都不知道。」

「咳！不管怎麼說吧，在山上我也明白我這個位置，很多人對我是信不著。我哥哥把我敗壞透了。」

「噯，小姐那你是多慮了。小姐，不管你的人才、武才、文才，大伙都佩服。寫一手好字，武藝又高強，就憑妹妹你的容貌，我見過很多漂亮的女人，要跟妹妹你比那也是望塵莫及。妹妹真有閉月羞花之貌，沉魚落雁之容。」

「奚寨主，你過獎啦！」

「妹妹，我聽說你愛上花雲平啦？」

「得了吧，你別說這話了，我聽見這句話就頭疼。剛才我把話說了半截，我二哥陳鵬來到山上，把我給敗壞完啦！」

「咳，誰家都有一本難唱的曲，家醜不可外揚，你就不用往下說了。」

「花雲平殺死了我的大哥，我都恨透他了。」

「陳小姐，花雲平那小伙長得不錯呀！」

「得了吧，我看他非常醜陋。我現在要能把他抓住，恨不能吃他之肉，喝他之血，方解我心頭之恨。」

「妹妹，別太激動了。這也是傳聞吧，當然，你跟哥哥之間夷能有什麼矛盾，兄妹不睦，這就事情大伙也都沒信。妹妹，你看我怎麼樣？」

「奚寨主，你這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問你呀！」

「哦，奚寨主武藝高強，殺法驍勇，有超人的本領，那我佩服得是五體投地啦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「年輕英俊，很有魄力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「我說不上來了。」

「妹妹，我配你怎麼樣？」

「奚寨主，你不要再說下去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不想高攀。」

「妹妹，這怎麼叫高攀呢？我跟你說實在的，太師爺蔡京要起了首，他已經答應過我，他封我為一字並肩王。清秋，那你就是王妃啦！」

「啊？奚寨主你不要異想天開，我連想也沒敢想，就我們這兩天比武來說吧，我自己感覺到比的不怎麼太好。明天——怎麼說呢，要明天我們再輸了，恐怕就沒什麼餘地了吧？我們這些人都得服綁到案，珍珠冠得給人家交出去，人得給人家獻出去，高山上也就不存在了，還談什麼王妃不王妃呀！」

「妹妹，你能答應我嗎？」

「奚寨主，我不是已經說了嗎，現在到了什麼時候啦，還能談這件事嗎？」

「妹妹，你把心放在肚子裡吧，沒事兒，明天你瞧好吧！」

「嗯，要這麼說的話，那你得請出個媒人來，咱們得明媒正娶。」

「那是自然啦！」

「可是我心沒底，明天還有什麼辦法能勝呢？人家這幫人可不白給呀！」

「妹妹，我既然說了，我心裡就有底。明天，他們這幫人可就是肉包子打狗有來路沒有回去的路，只要明天全來，他們就得全軍覆沒。」

陳清秋表面平靜，這心就「咔嚓」一下。

「奚寨主，別逗啦，人家那麼高的本領，怕你們嗎？」

「妹妹，大寨主說了，明天他們就是全贏，也叫他們全輸。」

「我不信。」

奚金哥往兩旁看了看，他貼近陳清秋的跟前：「妹妹，我跟你說了，你可誰也不能講。」

「啊？啊，說吧！什麼事？」

「我告訴你，這件事作為我大哥蓋世英，他是不願意這麼做，這是皇親國丈太師爺的密令，他利用高山有利的地形和有利的條件，就在他們現今的西蘆棚底下，整個是塊大翻板，這個『銷線兒』就在虎頭峰上，後邊一個小窩棚裡。只要把『銷線兒』一放，翻板一翻，輕者他們致殘，重者全得死。妹妹，你還沒底嗎？明天就這最後一招兒。」

「噢，太好了。奚寨主，這是真的嗎？」

「我跟你什麼時候撒過謊？我可告訴你，可誰也不許告訴，你記住沒有？我跟你說這些話，我把心都交給你。」

「好，好吧！」

「妹妹，陪我在這兒喝兩杯好不好啊？」

「男女授受不親，我得回樓了。」

「妹妹，你就在這兒吧！」說著話奚金哥上前要攙陳清秋。小姐往後一退身，由打身上拿出一方手帕，那是迷魂帕「叭」的一抖。「啊嚏」咣當，奚金哥倒那了。陳清秋當時柳眉倒立，杏眼圓睜，一咬銀牙：我一刀把他宰了，不，不能殺他，我要把他殺了的話，這不暴露我的身份嗎？再說，我進來的時候，有嘍兵看見了，現在我殺他，還有點過早啊！自己定了一定心神，推開他的房間門，就出去了。

陳清秋趕忙跑到繡樓上，嚇了一頭的冷汗。蓋嬌娘也回來了。

「姐姐，你上哪去了？」

「妹妹，你打聽出消息來了嗎？」

「我爹什麼也沒說，他們光顧喝酒啦。姐姐，你上哪去啦？」

「我呀，我碰見奚金哥了。到他的房間裡頭，他跟我說了實話……這麼、這麼回事。」

「哎呀我的媽呀！姐姐，多虧了你啦，不然的話，明天他們都得死，包括你的那口子，我的那口子，都活不了啊！」

「是啊！妹妹，咱們得把這個信兒送出去，叫他們知道，不然非上當不可。」

「對。姐姐，咱們得把信兒送出去。」

「一會兒等天黑了吧！」

姐兩個晚上這飯都沒吃好，光擔心了。掌燈的時分，姐倆渾身上下紮束停當之後，背著刀帶著鏢囊就下了繡樓。來到西寨門一看：嚯！一百多名嘍兵，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各拿刀槍棍棒。

「喂，站住！」

「是我。」

「哟，蓋小姐，陳小姐，要幹什麼去哇？」

「我們來巡山來啦！今天晚上，我爹爹也喝多了，怕山下來人搗亂，我們來巡山。」

「小姐，您回去吧！放心吧，山上今天出動兩三千人巡山，沒事兒，他們誰也進不來。」

「喔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們想出去看看行嗎？」

「小姐，大寨主有令，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許下山。誰要是非下山不可，違背山規，就地正法。」

「啊，那好啦。那我們就放心了。好，我們回去了。」

「小姐，請回吧！」

兩姑娘從西門到北門，由北門到東門，由東門到南門，一看這四面幾步一崗，幾步一哨，嘍兵都串成串了，要想下山除非是長上翅膀飛下去，不然的話，難下藏軍山。唉呀！這可怎麼辦呢？乾著急，有什麼辦法！在樓上翻過來調過去，姐兩個出來好幾趟，這一宿也沒睡。

天亮了。金翅大鵬派嘍兵，請她們姐倆一塊夠奔鴛鴦岩虎頭峰。陳清秋心想：是不是在這關鍵時刻，金翅大鵬蓋世英懷疑到陳清秋身上？他叫我們姐妹形影不離，怕我們出事呀！

「好，我們這就去。」

蓋嬌娘、陳清秋來到聚義廳，又跟著這幫響馬來到了比武場。

山下，小八義弟兄帶領許多軍官將領，也就上了山啦。山下臨來的時候，周景龍再三囑托鎮京副帥張毅：今天大概這是最後一天，如果今天他們比不過咱們，也許出爾反爾，我們不能不防備。山下要做好一切準備，水攻的路線由殿曦嵐引路，要不然船進不來，水底絞刀怕把船底絞漏，山下就交給了殿曦嵐啦。鎮京副帥張毅說：「你們放心的去吧，我們在山下聽你們的信炮，援助你們裡應外合，把藏軍山這幫響馬一網打盡。」

周景龍領著弟兄們來到藏軍山虎頭峰鴛鴦岩西面的蘆棚，大伙都坐下了。

金翅大鵬蓋世英說：「今天，我們繼續比武較量，看看哪位先下場？」

這時由打蘆棚裡蹦出一個人來，身上解下來龍頭桿棒。「叭」攥當間兒使兩頭，這是一件軟硬兼有的兵器，「我是鄱陽湖的大寨主，龍潭蛟鄧洪。對面諸位哪位過來跟我比武較量。」「啪」一擺龍頭桿棒，架勢拉開。

由打對方蘆棚裡就蹦出一個人來，亮出單刀：「我陪你兩趟！」身穿一身藍，手拿單刀。龍潭蛟一看，倆人年齡都差不多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姓雷，叫雷霆。」

「噢，知道你。雷霆，過去你也是藏軍山上的人，現在你跟大寨主蓋世英反目了，吃裡扒外了，姓雷的，今天我替蓋寨主教訓教訓你，你就請吧！」

雷霆說：「我也早聽說過龍潭蛟鄧洪，是一個說大話的裡手，今日一見名不虛傳。請！」

雷霆跟他「啪、啪、啪……」戰到了一處，倆人打了也就四十多個回合。雷霆一想，我不能跟他戀戰，要不我敗中取勝贏他。雷霆往下一敗勢，龍潭蛟鄧洪一想：小子，我要你的命吧！龍潭桿棒他攥著一頭，那頭撒開，這玩意兒能長能短，「禿」就扔出去了。那頭一撒就「撲楞」，把雷霆的腳脖子纏住了，往懷裡一帶。「趴下！」雷霆「喀嚓」就趴到那兒了。龍潭蛟鄧洪把桿棒抖了下來，往上一舉：「我要你的命！」這桿棒下去，就得把雷霆腦袋打個腦漿迸裂。他這桿棒往上剛一舉，唐鐵牛由打蘆棚裡扔出個棒槌來：「著棒槌！」龍潭蛟一看，我要是把雷霆打死，他的棒槌下來，把我的腦袋也得砸爛了。嚇得他往旁邊一閃身，雷霆一打挺就站起來了。

「回去，換一換，我跟他乾。」唐婁子拿著鐵棒槌，「來吧！咱倆比武較量。」

龍潭蛟說：「你是不是叫唐鐵牛哇？」

「對。你既然知道我的大名，何必再問。」

龍潭蛟說：「唐婁子啊，你是個無名鼠輩，我戰敗你，都不算光彩。你著我的龍潭桿棒！」擺桿棒奔著婁子就砸來了。

「咳——」唐鐵牛擺棒槌跟龍潭蛟就戰到了一處。這小子武藝挺高哇！來來回回動作身體也很靈敏，擺開了桿棒「啪、啪、啪……」，唐婁子雖然說來回招架，心裡合計：唉呀！我要想勝過他，還真有點費事呢！他這個龍頭桿棒，玩的可真夠漂亮。說合去就出去，說回來就回來，有的時候把唐鐵牛的腳後跟給兜住了，一兜住「叭噠」，婁子可就趴下了。等他把桿棒再一抖擻回來，唐婁子又起來了。因為他長的矮，唐鐵牛站著、蹲著、躺著、趴著都一邊高，他就是趴下你也看不出來，把龍潭蛟氣得夠戩。這小子正跟唐鐵牛打著呢，就這功夫，在虎頭峰頂上，有人嚷了一聲：「下邊是我的郎君嗎？」

「啊？」唐婁子往旁邊一閃身。這幫當賊的都抬頭一看：在虎頭峰上露出一個大腦袋來，頭上挽著一對大抓髻，由打上邊一縱身，就跳下來了。

「郎君啊，我幫你忙！」

唐鐵牛一看，我的媽呀，我姑奶奶來啦！誰呀？楊賽花。唐鐵牛跟人家入洞房他跑啦，人家能算完嗎？傻丫頭鬧著要來找唐鐵牛，她爹說：「孩子，別去找啦，恐怕人家不要你。孩兒，我看另找人家吧！」傻丫頭不聽。「我非找他不可，他是我郎君。」說死說活非找唐鐵牛不可，「我小手指頭被他咬掉一塊呢！」老頭怎麼勸也不聽，耽誤了這麼幾天。最後她非要來不可，老頭沒辦法：「去吧！」傻丫頭先到的公館，在公館一問，由打下邊她就上了山啦。來到虎頭峰頂上，正看見下邊唐鐵牛跟人家打呢，她一眼就認出了唐鐵牛。大吼一聲：

「郎君，你躲開，我跟他們乾！」

「好，他叫鄧洪，狠狠地打他！」

唐鐵牛「嘎悠嘎悠」就回來了。阮英就問：「三哥，這是誰呀？怎麼管你叫郎君啊？」

「他可能認錯人了，拿我當姓郎的啦？」

「胡說！叫郎君那就是丈夫的意思。三哥，怎麼回事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唐鐵牛編瞎話也編不上來了，他就把實話跟阮英說了，「……兄弟，我覺得我心中有國事呀！我怎麼能跟她拜堂成親呢？我怕誤了國事，我就回來了。她這不是找我來了嗎？再者說，我也不能臨陣收妻。」

阮英說：「這叫什麼臨陣收妻呀？你們兩個人從小這叫襁褓姻緣，包著小被的時候訂的親，本應當跟姑娘成親。你沒告訴她，偷著跑了，這太不通情理啦！」

「不是我現在當官了嗎？官差不自由啊！」

「你別說了。待會兒等我嫂子前邊打了勝仗之後，回到公館之中讓你們二次拜堂成親。」

「哎喲，我的媽！」唐鐵牛心想這門親還散不了啦！唉！我這老婆長得可真夠難看的，你說我這弟妹跟我大嫂，一個賽一個的。

阮英心想，我這嫂子是夠丑的，不過看起來她武藝很高。大伙在這聚精會神看著。楊賽花就來到鄧洪的跟前：「喂，咱們倆比試！」

鄧洪一看，這是人是鬼呀？這是個妖怪吧？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楊賽花。」

「楊賽花？你是男的，女的？」

「放屁！我是大姑娘，男的女的你看不清楚嗎？你瞎呀？」

「唉喲！還是大姑娘呢！」頭上挽著一對大抓髻，穿著一身紫花的褲褂，腰裡係著一個綠汗巾子，下面一雙大腳片有一尺多長，個也不高，一摟多粗，黑糊糊的臉蛋子，趴趴鼻子翻鼻孔，厚嘴唇，小眼睛長得可真夠難看的。「楊賽花，你到這跟我對手算怎麼回事兒？」

「你是鄧洪嗎？那裡有我郎君，我郎君叫唐鐵牛。」

「噢，你是唐鐵牛的媳婦啊！你們倆是棗木棒槌——一對兒。好，你既然過來，我就要你的命。」

「嘿嘿，還不一定誰要誰的命呢？」

丑丫頭衝腰裡一伸手，把青銅鏈子錘就解下來了，用手一纏，一轉悠。「來，我看你那玩意兒也是攥當間兒使兩頭，我這玩意兒也是攥當間兒使兩頭，來吧小子！」

當時，鄧洪一擺龍頭桿棒，奔丑丫頭就砸來。丑丫頭用她的青銅鏈子錘，「啪，啪，啪……」招架還擊，好厲害的鏈子錘呀！鄧洪當時就眼花繚亂了。「唉喲！」別看這丑丫頭長得醜，能耐可真不小哇！鄧洪心裡正合計呢！丑丫頭「啪」，右手的錘就出去了，奔鄧洪砸去。這叫真假虛實，其實右手是假的，你要是不注意，這可就是真的了，你要注意了，這就是假的，右手是虛的。

「啪」推出一晃，鄧洪一躲右手錘，左手錘接著又出去了。他一躲左手錘，右手錘到了，「啪」，把鄧洪打了個鬧僵迸裂，「撲通」屍體倒下了。

「還打不打了？要打，站起來再打。」他還打個屁呀！腦袋都打碎了，還能起來嗎？

這幫響馬「嘩——」亂了，「唉喲，她打死我們的人，要她的命！」這時候由打蘆棚裡就蹦出一個人來，手中拿著大片到，直奔丑丫頭就過來了。

「先別著急。你叫什麼名字？我把你們打死之後，我好知道你們叫什麼名字，好給你們立生死簿。」

「唉呀！你口氣太大了。我叫於占鼇，是於家五虎之首。」

「噢，於占鼇啊！那個……那個叫鄧洪的，在頭前等著你呢！你們倆手拉手見閻王爺去吧。」

「喂呀，丑丫頭你看刀！」

擺刀就衝丑丫頭刺去，丑丫頭擺鏈子錘就跟他打到了一處。兩人打到二十來個回合，於占鼇一想：行啊！我要你的命吧。於占鼇假裝打敗，刀交左手，右手抽出一支鏢來，他隨手就將鏢「啪」，奔著楊賽花就打來。楊賽花一看這支鏢來了，不慌不忙，騰出自己的右手，砰，這鏢就到了，後邊像手絹似的，藍綢子鏢尾，就是鏢穗子。「啪」，丑丫頭用手把它捏住。

「嘿嘿！這玩意兒，在我眼前擺弄它還中用嗎？還有沒有新鮮的？」

於占鼇一看這丫頭會接鏢啊！嘿，我還有兩支呢。「啪，啪」，這兩支一塊打出去。這兩支鏢出來，於占鼇，心想，你兩隻手能接兩支，這第三支你躲不開了。丑丫頭把青銅鏈子錘套在脖子上，右手捏住這支鏢，左手又把那支接住了。第三支鏢到了跟前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丑丫頭一閃身，把腦袋往旁邊一斜，就把鏢尖讓過去了，用嘴「咔嚓」就把鏢穗子給叼住了。於占鼇當時一愣，這丫頭兩手能接鏢，嘴也好使喚，用牙叼住我這第三支鏢。於占鼇當時發愣的時候，丑丫頭把腦袋往後一甩，「啪」，嘴裡頭這支鏢返回來就奔於占鼇去了。於占鼇這正發愣呢，這支鏢不偏不倚正打咽喉，於占鼇「撲通」嗚呼哀哉。

「嘿嘿！又一個！誰再過來，不怕死的再跟姑奶奶比畫比畫，誰再來！」

楊賽花連打死兩個，把那兩支鏢扔在了地上。金翅大鵬蓋世英一看，好厲害的楊賽花呀！這對鏈子錘可不一般啊！

「眾賢弟，哪一個再下場？」